



东方文学丛书

# 挑 战 者

〔日〕城山三郎 著

于 荣 胜 译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

第 1 卷

（一）

第 1 卷

（二）

第 1 卷

第 1 卷



东方文学丛书

# 挑战者

〔日〕 城山三郎 著  
于 荣 胜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挑 战 者

〔日〕 城山三郎 著

于荣胜 译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125 字数：180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 册

\*

书号：10397·58 定价：1.55 元

# 东方文学丛书

主 编 季羨林  
副主编 刘国楠  
梁立基
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李 谋

张鸿年

张锡麟

张光璘

张仁健

常 德

项 生

## 第一章 除夕

一个男人突然向汹涌的车流冲去。

“危险！”

司机高喊一声，一脚踩住了制动器。汽车发出一阵尖叫，向前猛地一冲，站住了。后面的车也嘎然而止。车笛狂吼般地鸣叫着。

对停住的汽车那人一眼未睬，便径直走过了马路。这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身材高大，稍有些驼背。此时正一手提一只包袱急匆匆地走着。

“混蛋！”

司机终于忍不住了，高声叫骂起来。刚才信号灯确实是蓝色的，那人应该明白在这种时候不能横穿马路。站在道路两侧的行人便是明证。他们都被此状惊呆了，久久地盯着那个人。在人们眼里，他的举止简直象个疯子。司机把汽车靠在人行道旁，熄灭了火，向那个男人追去。他胸中的这口气不能不出。况且那个男人从侧面看去还有些面熟。

他一阵小跑追到那人的背后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那人漫不经心地扭过脸来。

“哦，这不是赤坂吗？！”

他那双和善的眼睛在镜片后流露出笑意。

“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矢口君。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！”

“十年，不，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吧！”

“还说什么‘十年’、‘十五年’，刚才险些把你送上西天。”

“噢，就是刚才那件事！亮着红灯，你却硬闯……”

赤坂说完话以后，又重新审视着矢口。

“我说你到底看到信号灯没有？”

矢口笑了笑，没有明确地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不看信号灯呢？嗯？”

“……嗯，”

“有什么急事？”

“……嗯，”

“别含含糊糊的。听你这口气，好象你从来不看信号灯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老是嗯嗯的，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赤坂的眼睛仍然牢牢地盯在矢口的脸上。他和矢口是N大学经济系的同级同学。赤坂企图从这张脸上找出矢口过去的影子，但是……

“你这么老实的人竟然如此胡来，硬闯红灯，横穿马路。有点太不象话了。况且你已经三十五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干嘛要那样作？不觉得危险吗？”

“没觉得。”矢口微微一笑，然后又补充道：

“我和死神的缘份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听说你在菲律宾弄得够惨的。”

“好几次都是在节骨眼上得救。所以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怕的东西啦。我就不信，汽车会轧着我。”

“你这个怪人。”赤坂向矢口的包袱望了一眼，问道：

“去哪儿？我捎你去。”

“再往前走两站就到了。我在那儿开了个药店。”

“前面的那个药店？就是那个搞贱卖的……”

矢口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说那个店是你开的？！”赤坂显得异常兴奋，不由地提高了嗓门。

“你这个贱卖搞得太过份了。听说工商界议论纷纷，相当不满呢。”

“可是顾客们高兴。”

“卖得便宜，那顾客来得当然多啦。可是，药品不是不能任意贱卖的吗？！”

“按规定，这药品只允许厂家定出一个再贩卖价格，也就是零售价，然后在市场上销售。不光是药品可以，还有洗涤剂什么的十种呢。”

“削价售出，这不是违反规定吗？”

“法律可没讲只许高价出售，不准低价卖出。那都是厂商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强行规定的。”

“厂商们恼火了吧？”

矢口点了点头，用手指了下包袱皮。

“所以，我才拎着它去外地进货的。”

“从神田那一带进的？”

“不，是从仙台。”

“从仙台？这药东京没有？”

“有倒是有，不过批发商不给我批发货。厂商给批发商施加了压力，说是‘要是卖给矢口，以后就甭想进货。’所以，我得到外地的批发商那里，用现金大量购入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仙台不是也太远了吗？！”

“我们先在水户买，后来又去宇都宫、福冈，就这样一步步地往远走。在一个地方只能买一次货，厂商根据我们店卖出的药品盒子上的编号，查到来源，就去恐吓批发商。批发商也不敢再给我们。我们呢，也只好到再远一些的市镇去买。西边的京都、大阪、神户已经不行了，再去就得到冈山。”

“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到北海道，到九州进货。”

“再往后呢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矢口笑了笑，显得十分无力。

“你这个经营方法说到底还是蛮干。别的药店都没这么干过。”

“嗯。可是，我一定要干到底。”

赤坂没有答话，把包袱塞进车里，然后让矢口坐在助手席上。

汽车开动了。或许因为今天是除夕，没有烟雾，天空象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澈湛蓝，太阳也放射着冬日罕见的明亮的光泽。悬铃木的落叶欢快地在车道上飞舞。

门前挂着五颜六色的年末大拍卖广告的冷清的商店，至今仍然播放着《铃儿响叮当》乐曲的商店，在这些商店的对面还有一座商店，门前黑鸦鸦地挤着一群人。

“嚯！买卖真兴隆啊。”

赤坂高声说道。他停住汽车，把包袱递给从车里走下来的矢口，赤坂不无嘲讽地说：

“好好干吧。马上就要停业待货了。不过在这之前你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

说完，他砰地一声关紧车门，汽车驶走了。

矢口目送着远去的汽车，默默地伫立着。他对赤坂语气的变化有些不解。不过，他很快就猜到了其中的缘由。

听说赤坂在制造家用电器的一家大厂——“平安电器”公司里工作。电器制造界也是同样，必须遵守与再贩价格相似的厂商规定价格。廉价售卖是令人讨厌的。所以赤坂恐怕不会将药品贱卖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情。

矢口从顾客的人流中穿过，走进店里。五名店员一个也看不到，他们都被淹没在人海中，只能听见两台计算器在不停地响着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矢口的妻子奈津子正在店里帮忙，她看到矢口后笑着从店里迎了出来。她已怀孕六个月，腹部微微隆起。矢口举起右手向她打了个招呼，似乎在说“加油干哟”。然后便走入

二楼的房间，解开包袱，开始将远路购来的药品分类标价。

“经理，有××药吗？”

一个店员探头问道。他将刚刚分类标好价的商品拿了下去。

“要是多进些就好了。”

也有的店员在小声嘟哝。

矢口的店里不光经营药品，还卖些食品和日用杂货。不过总是用不了多久就卖得精光。

算帐员来诉苦说“手指头疼得要命”，矢口二话没说又把他赶回到计算器那里。

在计算器的不停响声中夜幕降临了。

但是顾客仍然不断。因为在顾客的印象中，其它的店即使都关了门，矢口的店也还是会营业的。所以，矢口只得将营业时间延长到十点钟。

送走最后一个客人，关好四扇玻璃门；放下窗帘，直到这时矢口夫妇才与五名店员看清楚了整个店容。

“经理！”

店员们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，也说不上是因为惊讶还是因为激动。

所有的商品，包括那些刚刚购入的药品，可以说是丝毫未剩都被卖得精光。所剩的只有三支牙刷和两包花生米。人们常说成群的蝗虫过后，田野里便看不到一丝绿色。而这里，在顾客离去之后，只留下了空荡荡的三十坪的空间。

两台计算器所显示的销售总额为五十二万日元。一般来

讲，象这类店铺每一坪售货地的日销售额能达到一万日元为最佳。而今天竟然比这个数字多出了近一倍！在场的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矢口让店员从二楼取来清酒，以剩下的花生米为酒菜，同大家用啤酒杯干杯。

“诸位辛苦了。”

矢口感到喉咙发哽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在东京西郊这块居民区开始廉价售药已有八个月，到底坚持过来了！到底干出个样子了！到底还是得到了顾客们的支持！……一股股激情在矢口的胸中涌起。

“经理，明年您再大胆多进些货！”

“因为商品售完，去向顾客赔不是，我可是赔够了。”

“还有，得多增加些品种。咱们再搞些肉、菜、鱼怎么样？”

喝得脸色有些发红的年轻店员们七嘴八舌地讲着。

矢口默默地听着，不住地点头称许。

再经营些鱼、肉、菜，把这个小店扩大成个象样的超级市场，这很合矢口的心意。不过，从根本上来讲，支撑这个店的还是药品的贱卖。可是，如今药品制造商的巨手已经伸向日本东西部，正准备将矢口紧紧卡死。从外地购进药品已经面临绝境。对此这些店员又有多少察觉呢！

矢口递给每个人一份额外津贴后，将五名店员送到了门外。在凌空而架的路轨上，一列灯光明亮的国营电车飞驰而去。大概是送去神社参拜的人们。因为在车厢之中隐隐约约可以发现几个梳着传统发型的情影。仰望天空，群星闪烁，

令人神往。

计算器的响声仍然在矢口的耳中回响。他觉得那嘀嘀答答的声响就仿佛是一声声消费者“加油干”的助威声。

矢口返回店中。奈津子正在二楼的房间里铺床。

“我给你沏些热茶吧？”

“嗯，行。”

这时，远处隐约传来了钟声。奈津子停下手，侧耳倾听着。当钟声响到第三下的时候，她感慨地说：

“又过去了一年，今年过得真快啊。”

以前，矢口在一家矿业公司工作。这公司归一个旧财阀所有，工作只要没有大错谁都干得了。但是这对矢口来说却是一种痛苦。更何况由于整个社会的不景气，公司的前途十分渺茫。因此在去年年初，他离开了那里。

反正自己是死里逃生，与其平庸度日，倒不如痛痛快快、热热闹闹地过个人生。想到这些，他片刻也忍受不住了。正巧他的一个当药剂师的朋友打算卖掉药店，于是他便接过来，独立开业。他不想作那种平庸的卖药人，而想当个真正的商人……。

“本来是想作个公司职员夫人、过平静的日子才嫁给你的，没成想一切都落了空。”奈津子开玩笑似地说。“不过，这也行啊。我想你是一定能干好的。”

从口气中可以听出奈津子是有所忧虑的。

奈津子沏好了茶。除夕夜的钟声仍在远处回荡，不时还夹杂着国营电车的隆隆声。

“我们结婚已经有五年了吧。”奈津子仿佛又想起什么

似地说。“咱们头一次见面相亲的时候，我见到你后心里高兴极了，当时我想真是有福碰上了好人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当时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女人到什么时候也是这样。矢口苦笑了一下说道：

“那时候的事，现在还有什么好提的。”

“不，求求你，你说啊。”

“我当时觉得还不错。”

“哟，就这么点儿感觉？”

奈津子的眼睛虽说是单眼皮，但却明亮有神，还有那微微翘起的嘴唇。这一切都使矢口觉得她是个可爱而直爽的姑娘。

“当时我想，这个女人我走到哪儿，她也会跟到哪儿的。”

“那是当然的了。”奈津子向矢口跟前靠了靠，“就希望你长寿，子孙满堂……”

“我说，你扯到哪儿去了，儿子还没生出来呢！”

矢口将视线移向奈津子的腹部。从开店到现在，没有片刻空暇，晚上也要熬到深夜。象这样仔细地端详妻子大概还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吧。

奈津子注意到丈夫的视线后，脸上泛起了红潮。

钟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。

在有些人眼里暗淡无光的新的一年，静静地迎来了黎明。

## 第二章 腐 烂

正月初三的傍晚，身着夹克的矢口拿着个不大的手提包离开了家。

手提包里除了两块折叠整齐的包袱皮，就是些充气枕头、洗漱用具、安眠药一类的东西。他准备乘夜车去冈山，然后再坐夜车回来。

“我送你到车站”，奈津子跟了出来。“咱们能在一块儿走走，也只有这种时候”。

她为了不使凸起的腹部显露出来，在和服上又罩了件薄外套。奈津子的这身打扮使矢口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微风习习，使人稍稍感到有些寒意。天空依然是那般的晴，西面可以眺望到富士山雪白的山顶。街上车水马龙，其中不乏梳着日本发式的女人和步履歪斜的醉汉。路上行驶着饰有消灾祈福绳的车辆，车里坐的大都是探亲归来的人。街道到处洋溢着醉人的新年气息。在这气氛中，矢口的装束很引人注目。

在靠近M站的商业街上，开门迎客的商店比比皆是。

“咱们是想卖也没东西啊。”

奈津子苦笑着说。今天矢口去冈山进药，而明天，从清

晨起店员们就得分头去各处采购食品、杂货。

“没想到会卖得那么快……”

奈津子面色潮红，脸上透露出除夕夜晚兴奋的余韵。

忽然，奈津子愀然色变。她紧紧地拽住矢口的衣袖。

“喂，你看那个人，正在向我们……”

妇女用品商店门口，一个象是店掌柜模样的人站在那里。他两臂交叉在胸前，正狠狠地盯着矢口夫妇。奈津子躲到矢口的身后说：

“来到这儿，我总觉着人们都在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。”

“咱们招谁惹谁啦？能够买到便宜货，顾客当然愿意到我们店来。”

“问题是那些小店小铺，咱们肯定给他们添了麻烦。”

“这事你别放在心上。我们既没有四处宣传、也没卖次品烂货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人家并不这么想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矢口在道路中间停住了脚。奈津子急忙推了下丈夫。

“走啊。人家说，我们店里卖的药都是假货，冒牌的。”

“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咱们卖的，和其它店的有什么两样？！”

“不过，就咱们店的……。有些好心的顾客对我说，过些天要查封我们店。”

这纯属中伤诽谤！对这类栽赃陷害，矢口早有思想准备。可是这中伤究竟有多大的力量？会只限于这些流言吗？

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一下？还是省去这些时间，我行我素，大胆地干下去呢？矢口低头沉思着。

不知不觉，两人来到M站前。矢口对信号灯视而不见，抬腿就要穿越马路。

“喂，你怎么又……”

奈津子身子向前一倾，慌忙拉住矢口的手腕。

“看清了，是红灯！”

“得快点走啊。”

矢口望着远处的天空，自语道。

“不快点儿的话，就会腐烂的。”

“什么东西烂了？”

“所有的一切都要腐烂的。食品要烂，房屋要烂，连人都得烂。”

“唉呀，看你说的。”

“奈津子，没见过变腐发烂的人吧？”

“哟，真让人恶心。”

“我可见过。那些负了伤的士兵，他们伤口化脓腐烂，里面生许许多多的蛆。他们就在这腐烂的折磨中逐渐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在那种地方，不仅这些伤兵，其它所有的一切都在变质发烂。有一次，前面的队伍杀了一头水牛吃，吃完后，还剩下些，便埋在了地里。他们走后我们赶到了。我们又把它重新挖了出来准备再吃。但是一看，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全是蛆了。”

“别说啦！”奈津子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。同时，向自己的腹部瞅了一眼说：